



当代语言学丛书
DANG DAI YU YAN XUE CONG SHU

LUN YING HAN WEN HUA FAN YI YAN JIU

论英汉文化翻译研究

李延林 夏志明 谢孝兰 等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论英汉文化翻译研究

李延林 夏志明 谢孝兰 等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英汉文化翻译研究 / 李延林, 夏志明, 谢孝兰等著.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647-2008-7

I. ①论… II. ①李… ②夏… ③谢… III. ①英语—
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0524 号



论英汉文化翻译研究

李延林 夏志明 谢孝兰 等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610051)

策划编辑: 陈松明

责任编辑: 李 毅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19 字数 30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2008-7

定 价: 5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自序

过去人们在翻译教学中往往注重词、句和篇章译法的学习与关注，而对翻译中文化内涵的处理的讨论显得重视不够；有人认为，翻译就是词对词、句对句、篇章对篇章的文字转换，没有文化翻译这种提法。其实，文化翻译也不是什么标新立异或怪异的提法，只是该提法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就像科技翻译是以表述科学技术概念、科学技术方法等的翻译为侧重点一样，文化翻译当然就是以翻译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中所涉及到的各自的特殊文化现象为侧重点。据我们所知，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在少数，其原因就是许多年来由于受某一本翻译教材或某一传统翻译思想的影响；加上在翻译教学中对教师在传播文化意识上的地位没有作出实事求是的界定，翻译教师扮演何种角色，对翻译教学的质量没有提出较高的要求，翻译教学的目的也欠明确，结果就忽略了教学中对学习者文化意识与素质的培养。

在翻译教学中，源语（the source language）与的语是译者从译的主要工具，熟悉与正确使用这两种工具是正确进行翻译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努力实现跨文化交际的既定目标。杨根培教授认为，毫无疑问，不懂得源语的文化背景就不能准确地表达思想，并成功地进行交际。李岚清同志曾指出：“我国学生经过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研究生教育，通过八年、十二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外语学习，大多数学生却不能较熟练地阅读外文原版书籍，尤其是听不懂、说不出，难以与外国人直接交流。”诚然，尽管许多人学了多年的英语，已经掌握了相当的语音、词汇、语法和阅读等方面的知识，但



是就是难以跨越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交际困难。^①事实上,在翻译教学与翻译实践中,我们发现译者经常犯的诸如理解错误和交际错误,多数是由于译者对源语的文化背景意义不甚了解或对源语与的语文化意义不能进行实质性的正确转换所致。英国语言学家 Marton 曾写道:“我常常有这样的印象,许多英语教师,不论其经验如何,仍然不清楚或未意识到什么是课堂教学中最重要的。”从当前外语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语言的文化内涵应是大学里英汉翻译教学的一项重要教学内容,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误译的一个的重要突破口。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英汉翻译中的误译,首先应提高认识,努力培养学习者的文化意识,包括对文化的多元性意识、对差异的宽容态度、对异文化成员的共情能力、对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的觉察和反省,等等。这种文化意识能帮助学习者主动地获取并深层次地处理文化背景,在跨文化交际行为方面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这样做符合提高学生内在素质的 21 世纪教育目标;其次,广泛地开展培养学习者文化意识与跨文化交际素质的研究,应将重点放在英汉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上。翻译实际上就是一种译者依靠自己所获得的跨文化交际知识与能力向后来者传播这些知识和能力,在此过程中他要体谅源语与的语各自的文化特色与差异,如民族的历史渊源、历史事件、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谚语等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生命哲学以及包含这些内容的各自的习惯表达法等。尤其是这些习惯表达法的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语言习惯。而不同的语言习惯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特征。语言差异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交际出现困难。这些交际困难多半不是由于对外来语的词汇意义不理解,而是由于不理解这些词汇背后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内涵;交际中最严重的错误,往往出自错误的文化假想。

作为专门论述英汉文化翻译的著作,自然要涉及与跨文化交际有关的学科。这是因为文化翻译本身是跨学科或曰边缘学科理论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的科学产物,必将发展成为一门交叉性学科——文化翻译学,并自成一体;它涉及到文化学、跨文化交际学、文化语言学、语言国情学、翻译学等

① 杨根培. 外语教学与文化意识培养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3 期.



学科领域，必将能构建自己科学而又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原则及方法。研究英汉文化翻译是为建立英汉文化翻译学学科体系所跨出的第一步，其所作研究均会涉及到该学科在未来的建立。它以跨文化学、文化交际学、文化语言学、语言国情学、翻译学等为依据，把语言中的文化现象作为直接对象加以特别研究，探索语言文化与翻译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相关的语言转换规律。我们希望，我们所撰写的这本《论英汉文化翻译研究》一书，将为翻译界结合翻译中的文化转向深入开展英汉文化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逐步建立英汉文化翻译学学科体系，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加本书撰写的还有伍先禄、葛文峰、何敏、杨根培、胡芳毅、陈英缙、郭旭明、李杨源、邹玮烨、谭艳阳、谢巧静、彭安辉、彭君竹、陈莉、张金宏、汪平、张赛妮、刘玘芳、徐春霞、蒋丽平、皮继伟、钱进、欧亚美。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他们在未来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我国的翻译事业不断做出新贡献。

本书适于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广大科研工作者、高校教育工作者，特别适合目前在校学习英语与英汉翻译或有志于学习与研究英汉文化翻译的英语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与专科毕业生、英语自学青年及英语爱好者。

李延林

2013年6月26日

于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河西新校区内）

目 录

第一部分 英汉文化翻译理论研究

中英民族话语交际中的文化问题·····	3
单语文化论对翻译质量的影响·····	11
英汉/汉英翻译中的文化再现·····	18
中西文化若干差异对英汉习语翻译的影响·····	24
英汉语言的文化差异与翻译·····	33
英语谚语中的文化因素及与汉语谚语中的文化因素之比较·····	40
汉英习语文化差异对比·····	47
英语习语的来源与翻译·····	52
文化翻译中的“化境”·····	60
文化对译语的制约·····	65
跨文化交际中译者的定位·····	73
文化飞散与语际转换视角下译者对源语文化应有的责任·····	79
汉语文学作品英译中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兼谈杨宪益在《儒林外史》中的文化翻译 ^① ·····	85

庞德所译中国古诗的意象转换	93
---------------------	----

第二部分 英汉文化翻译实践研究

宋词英译中的文化因素传达	105
范式与文化传递：宋词翻译双璧	112
全球化语境下英汉文化负载词可译性趋势	123
从目的论角度看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可译性	130
跨文化语境下外宣翻译的信息耗散与重构	136
从《红楼梦》两译本之文化信息处理看隐性权力话语对译者的影响	147
汉英文学作品中“红色”及其相关词语的内涵意义	155
英汉语“红色”喻人的交际功能与翻译	161
文化领域中颜色词“红”的比较与翻译	167
英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及在商务英语中的应用	174
汉英文化中“黑色”及其相关词语的表达	180
汉英文化中“白色”及某些相关词语的涵义	187
英语比喻表达形式及其来源与汉译	193
从文化翻译观视角看影片名翻译	201
从欠额翻译与文化补偿角度谈歇后语的英译	207
从跨文化视角看英汉动物习语喻义的传达	213
汉语歇后语的英译	219
从跨文化视角看歇后语之英译	224
英语中动物名称及其习语的文化喻义与汉译	233
英语动物名称习语的理解与应用	239
从“Dragon”到“loong” ——论意识形态对“中华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244
英语中植物名称及其习语的文化喻义与汉译	251
文化差异与英文圣经词汇汉译中的空缺	259



圣经的不同译本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265
从符号学角度看圣经的三种汉译本·····	271
禁忌语的翻译·····	277
从文化角度看英汉委婉语的翻译·····	283
中西人名称呼语文化比较与翻译·····	288

第一部分
英汉文化翻译理论研究



中英民族话语交际中的文化问题

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法尔布 (Peter Farb) 在《文字游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每种语言都有一般长期演化成的概念模式体系, 形成了其独有的 (词语) 分类和独具一帜的表达风格, 具有一种潜在的排外性, 常常使翻译陷入困境。” 尽管法尔布先生的话侧重点在 “翻译”, 但其论点所表明的却是不同语言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与制约。语言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 论古老, 语言与人类并非不可同日而语: 有人类便有语言, 有语言便有思维, 语言是思维方式与结果的再现, 不同的语言与不同的思维方式则构成不同的民族文化。这是由语言与思维的社会性与民族性决定的。因此, “自从产生了人类也就产生了语言” 之说也并非不科学或不正确。远古时的人类因生产力水平低下, 对自然界的一切有较大的依赖性, 因而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变得尤为密切, 在其理念形成之初又表现为一种听天由命的无为主义并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同时, 不愿受制于他人则是人类好强或排外的一面, 也是人类的共性。“好强” 与 “排外” 虽曾给人类自己带来过种种痛苦与不幸, 但能从中约略见到, 不同民族或部落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乐于自己拿主意并按其意图行事, 抗拒他人支配, 甚至为了减少麻烦或冲突, 相互设定边界, 各自设防并约法三章地经营自己在特定地理位置上的小天地。但随着制度的建立与地位的巩固, 各部落或各国之间又不得不进行一些无可回避的交往, 这种交往在客观上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沟通作用。各国深深的独特性便使各具特点的典章制度、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应运而生。在未建立起现代交通、通讯设备网络的情况下, 由于相互关系的融洽, 不论部落还是国家, 相距越



近交往就越多,沟通的障碍就小;而相距越远交往就越少,沟通就成问题。东方与西方各国之间的情况更能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中国与英国相隔万里,恰好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其差异之大、沟通之难自不待言。如果说肤色不同会使民族差异表面化,那么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差别更会使民族差异具体化、明朗化。作为中英两个不同民族,一旦进行交往就有必要弄清中英文这两种分属不同语系的语言在表达上的千差万别或在使用中较大的随意性。从话语交际的角度来看,文化始终是代表两个不同民族的交际双方必须注意的一大问题,现在结合一些具体事例加以讨论。

把英文作为外语来学习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学习者在学习的初、中级阶段总感到很难适应,遣词造句等总易出错等,由此便生出一些对立厌倦之情绪。主要原因是本族的语言文化已对其思想动机、思维方式等产生了负面作用与影响,已在其心里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固定模式,在与外族文化接触时又常常不自觉地对本族文化产生了一种偏爱或优越感,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外族文化的消极抵制。比如说,有的中国学生就用“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这样的陈词滥调来表示对外国语言文化的拒绝接受或学习。有的学生在他们的书面或口头交际中总喜欢用中文的句型结构或修辞手段去套用英文的句型结构或修辞,如英国文化要求讲英语的人对别人的称赞或夸奖等表示接受性的感谢,如果一方说:“You have cooked a wonderful meal.” 另一方就须用“Thanks //Thanks a lot /a great deal //Much/Many thanks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等予以回答,以示对对方的肯定与尊重;而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往往对别人的称赞等常常不好意思地红着脸、低着头,甚至用“自贬”“否认”的语言表示拒绝,以示礼貌与尊重。若将此照搬到话语交际中去,必然会说出一些中国式的“Just so-so”或“Don't praise me, I am far from it //I don't agree with you, I can do nothing”等相关谦逊性答语。注意英国等英语国家的人善于将“致谢”用语运用于日常交际的各个方面,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使人得益,得益者就会道谢,不论生人熟人间都是如此,夫妻之间也不例外;但即便是千恩万谢或致谢语常挂嘴边也很少多说一遍。而中国文化中“致谢”用语相对长辈、地位较高者、陌生人、不很熟悉的人而言使用得较多,相对关系融洽的熟人来说就用得极少甚至不用,因为用了倒常使对方感到见外了;另外,中国文化允



许人们在表示不胜感谢时连说几声“谢谢”。在修辞方面，英语与汉语虽在意义域有许多惊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喻体不一样。例如口语或俚语中的‘死’，汉语是‘翘辫子’，英语是 *tun up one's toes* 或 *kick the bucket*，前一个和汉语形象比较接近，但喻体不同，一用‘辫子’，另一用 *toes*（脚趾），后一个形象完全不同。又如‘大海捞针’和 *look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一用‘海’喻，一用 *haystack*（干草堆）喻，但意义一样。汉语对扒窃的小偷用手多来比喻，称‘三只手’或‘莽’，英语用指头轻来比喻，形容词为 *light-fingered*，谑称‘扒手’为 *a light-fingered gentleman*，如萨克莱《名利场》第一章开头部分出现的 *light-fingered folk*，杨必的译文便是‘三只手的家伙’”^①。因此，在话语交际中要获得成功除了策略得体外，体谅对方文化的特殊需要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否则只会使其莫名其妙、窘迫不安、啼笑皆非。

见面打招呼或交谈等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中都少不了的一个内容。在话语交际中，与象英国这样以“保守”著称国家的人见面打招呼或交谈等自然有值得注意的方方面面。因此，了解其文化特征与特性是首位的。我们发现了解英国文化的人虽在与英国的陌生人交际，但对英国这种异国文化并不陌生，他知道此境中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怎样回避一些言语性或非言语性的消极因素或影响，怎样为达到交际目的而努力等。同英国人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不可以拿“夕阳”与“黄昏”来表达其内涵的，而应以 *the morning sun*（朝阳）与 *a day* 来加以说明，说明 *the morning sun* 相对 *a day* 来说的短暂，即可这样说：*The morning sun doesn't last a day*。与英国人见面打招呼若从其文化特定域出发，除考虑生熟关系对不同话语的要求外，还要考虑回避一些与英国文化相抵触的问题：一是中国式的明知故问。英国人认为见面打招呼应优先考虑当时所处的时间，如果是在早上，就说 *Good morning* 或 *Morning*，其他时间依此类推。若早上遇到一个正忙于修理单车的熟人只需走近道声 *Hi//Hello*，（*good*）*morning* 即可，而不可说 *You are fixing/repairing your bicycle?* 即中国人常说的“你在修理单车”？这说明何时应开口讲话与讲什么及何时应闭口不语都同样举足轻重，信口开河地说不当或无意义或不该说的话比不说更糟。二是一见面就用一些中国式的口头禅发问。其中让人听得最多的是“你去上班吗？”“你吃饭了吗？”



(Are you going to work? Have you had/eaten your meal?) 更有甚者, 有人刚刚“方便了”(washed his/her hands) 出来, 恰遇一熟人, 该熟人竟不加思索冲他问道: “你从哪儿来? 吃饭了吗?” 真是大煞风景、大伤文雅。在英国人看来, 上述口头禅是不可用作招呼语或问候语的, 都是期待对方作出回答的正式问题。如果无心邀请一位英国人士外出美餐一顿, 是不可问他是否已就餐了的, 说了非但融洽不了彼此的关系, 反而只会使对方自觉难堪并感到中国人是在有意捉弄他或拿其开心。当然对于不顾场合无话找话式的招呼, 中国人也是反感的。三是打听对方的隐私 (privacy)。此举被普遍认为不妥与不可取, 也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在一般和谐的交际中, 初次见面肯定是应该忌讳的。因此, 不可用“拉家常”的方式随意地向英国人问及婚姻、家庭、子女情况、年龄、工资收入等, 特别是对方在这些方面有难言之苦或遭不幸时, 如夫妻间吵吵闹闹 (live a dog and cat life) 或已离婚 (divorce), 或工资收入难以量入为出等。另外, 身体发胖了变瘦了、考试不及格、挨了打或触及对方痛处的其他各方面都须尽量不予谈及。若为之则被视为对他人的不尊重、不礼貌, 以致引起其反感。笔者曾亲见一学生在与一位英国老太太交谈时, 或许是不懂英国文化, 或许是因不慎而向老太太问道: “How old are you?” 这位老太太婉言拒绝道: “Ah, it is a secret!” 然而英国人对于在打招呼时问候其家人方面则是很欢迎的, 常用语为 “How are your family?” 或 “How is ××” 等, 对于 “请代我向你父母问候” 一句, 英国的说法就多了, 这足见他们对此是很看重的。因此, 英国人对对象 Say hello to your parents//Remember me to your parents//Give my best wishes to your parents//Give my regards to love/remembrances/compliments to your parents. 等表达法是并不陌生的。

多数研究过英国文化的人认为, 与英国人见面时谈天气倒是个很不错的话题 (topic), 是造成一种祥和会话环境的前提与手段, 对于英国人来说,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其实,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个人尚且有自己的爱好、兴趣, 同时在话语交际中大都能得以体现。当然一个民族的爱好、兴趣则要通过众多人在话语交际中掷地有声地一致表现体现出来, 但又不得以 “他讲普通话, 所以他是北京人” 之类的逻辑去判断这个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是什么。中国人相聚在一起喜爱 “拉家常”, 英国人会面喜爱 “谈天气”,



这其中似乎存在文化对立。文化对立确实有，而且长期存在，不仅汉英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对立，其他各民族之间也是如此。如法国人宴请客人，进餐时要求小孩不要说话（这与中国文化有相似之处，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要求在一般情况下小孩与妇女不得与客人同在正席上进餐，妇女也不得席间高声说笑。据笔者考察有相当一部分距城镇较远的农村地区仍保留着这种被称为不合时宜的文化），而俄罗斯文化却不但允许小孩说话，而且鼓励他们这样做；又如在交往中，芬兰文化允许交际双方相对而坐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沉默不语（这与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沉默是金”似有不谋而合之处）；而在美国文化中恰恰不同，言谈贯穿于整个交往之中。要解决文化对立问题，就须尊重并学习研究对方的文化，比较两种以上文化之间的异同，促成在一定范围内的文化妥协与移植，以顺应交际的需要。

一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系列的交往中，对于应该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什么，怎样吸收，怎样去实现本族文化与外族文化的有益或有效融合是有一致方略与要求的：谁也不能对谁发号施令，更不能指责对方文化中与自己不相适应或相对立的部分。当然被人们称为“文化垃圾”的殖民文化不可取也行不通。因此，要尊重一个民族必须尊重该民族的文化并以此作为话语交际的一项准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情感交流，达到既定的目的。具体地说，交际的一方进入对方文化，以其文化解释他人行为，正如上所述，在达到交际目的的过程中，代表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地位平等，无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行为，彼此都须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②如一位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英国人若从友好这一角度出发，他是会尽心尽力地考虑眼前任何一位中国人文化的民族性及其民族感情的，反之亦然。至于英国人中的“中国通”（Sinologues）与中国人中的“英国通”（Old English hands）们，由于他们对双方文化中的特殊部分已了如指掌，充分把握了交际中文化的适应性与有效性原则，因而对彼此间的文化善于“入国问禁，入境从俗”（Do as Romans do.）。一般说来，如果不是肤色所限，他们常常会被另一民族的人视为其中的一员。一个“中国通”对于在向任何一位对英国文化不太了解的中国人提问时，即使对方未予回答，也会表示理解的，因为中国文化允许交谈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提问保持缄默（keep silent）。中国人对于回答别人所提出的问题历来都是十分慎重的，大都持这种观点即与其答而不妥或风马牛不



相及闹笑话或惹是非，不如干脆不作答。然而英国文化则要求谈话的一方必须回答另一方所提出的问题，若未听清楚时可说“Pardon//Beg your pardon//I beg your pardon.”（用升调）直至对方重述清楚为止。对于一个“英国通”来说，他会回答任何一个英国人所提出的问题，不便直接作答的便会“绕道而行”，哪怕文不对题或答非所问也无妨，因为英国文化认为不作答是失礼之举。

诚然，对于“失礼”与“不失礼”的看法与标准，中英民族有时是有较大差异的，应该说这是一种特殊心理定势所致的不同理念之差异。在世间万事万物的差异中，有的差异可以通过人来缩小或消除，而有的差异虽经过了人为地努力却无法缩小或消除，仅能得到缓和。中英民族的理念之差异无论相关人们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只可能得到有限的缓和。实际上，学习汉语的英国人与学习英语的中国人随时都在千方百计地使相互间差异所致的文化对抗得到最大限度的缓和，其行为包括学习中的自觉行动与对教师教学中的文化灌输的乐意接受与拥护，其中教学中的文化灌输是主要的。尽管语言教学与文化灌输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文化存在于语言之外，不能在同一平面上讨论，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交际中蕴含大量的文化因素，交际又得靠语言来完成。因此，文化因素又不得不与语言教学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失去其本身的意义。笔者曾经历过这样一桩事，某英语教研部门从国内某大学请来两位英籍专家作学术报告。报告结束时，许多师生就报告内容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教研部门的主持人着了急，因为他没有要求听众这样做，他想报告人也未提出。然而，两位英籍专家挺高兴。这也是中英之间的习惯不同。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文化中允许听众向报告人（或演说者）就其报告（或演说）的内容提问，以示听众对此感兴趣。中国听众向专家提问，实际上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有利于两个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或文化差异所致对抗的缓和。外语教学是实践性较强的活动，教学要向开放型转化，要善于把外国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引入课堂，要抓住机会让学生了解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诸方面，以便适应交际的需要。学习某国的语言实际上也就是在学习某国的文化。

文化具有显性与隐性两大特征：前者指的是对话语交际可能不会产生障碍的一般性文化；后者是指可能影响话语交际或可能会对话语交际产生障碍